

## 兼容南北创新格

我的作品没有什么鸿篇巨制，只是随心所欲，画点小玩意儿，自觉十分开心，仅此而已。

□ 撰稿 | 王悦阳

走进耄耋之年的海上花鸟画大家龚继先生画室“半闲草堂”，顿感满目清新。墙上贴着刚完成的一幅幅花鸟佳作，则带给人赏心悦目之感。水墨清新，指墨清雅，工笔细腻，小品灵动……这些作品讲气韵、讲意境、讲章法、讲格调、讲笔墨，严谨中透着灵气，成熟中不乏洒脱，在继承和发展传统的同时，将文人气息嫁接时代精神，颇具一格。在他的大画案上，则堆满了毛笔、书籍、卷轴等，却丝毫不乱。属兔的龚老师欣逢84岁本命年，一尘不染，翰墨飘香的画室，在当今热热闹闹的海上画坛，显得格外儒雅温馨清静。

熟悉龚继先的人都知道，老先生特别擅长水墨大写意花鸟画，他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，先后师从著名画家李苦禅、李可染、叶浅予、王雪涛、郭味蕖、田世光诸先生，早年打下了扎实的笔墨基础。1963年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后，又得著名画家谢稚柳、唐云、陆俨少、陈佩秋等先生指导，笔墨修炼之余，研究古代书画鉴定，过目国内公私收藏晋唐以来书画真迹近万件，对中国画有系统的研究和较高的鉴赏能力，并对中国美术史论有深入研究，曾历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美编、副总编辑、总编辑，并长期主编《艺苑掇英》丛刊，通过图版和文字，系统介绍海内外公私藏家的中国古代字画精品，在美术界产生重大影响。然而，无论头衔有多大，资历有多深，龚继先始终保持着淳朴的艺术家本色，出生于北京的他至今不改一口纯正的“京片儿”，偶尔夹杂着几句上海话，则证明了自己生命中三分之二的时光，在上海这座城市度过，恰如龚先生自己所评述的那样——“南北结合、南腔北调”。

“我的作品没有什么鸿篇巨制，只是随心



龚继先作品《玉树临风》。

所欲，画点小玩意儿，自觉十分开心，仅此而已。”说起自己的花鸟画艺术，龚继先微笑着说道，“我坚信花鸟画‘能自娱，方能娱人’的道理。在不断研究古今名家及当代同道的长处时，不与人争高下，兴之所至，想画什么就画什么，一天春色可以寄于数点桃花，二三水鸟启示着自然的无限生机，在一花一鸟中，我们可以有无穷发现。艺无止境，过去的就过去了，至于以后如何还是个未知数，不去想它。我把创作过程当成一种磨练和一种享受。”

在图式创新盛行的当代中国画坛，对于笔墨的追求往往变得不再重要。而龚继先的选择却恰恰相反，在花鸟大写意的领域内特别讲究笔墨的变化生发。为充分表现心中的笔墨之道，他更大量运用不同性能的纸张营造不同的笔墨效果，如用生纸所画《泼墨荷花》，行笔如风，截玉断金，墨色沉重苍润，极得吴昌硕“画气不画形”的金石意趣；而以浆纸所画《荷塘蛙鼓》，破墨如生，将烂漫华滋的意趣推向极致；而以熟纸所作《瓶莲》，则用破墨法借材质独有的透明感强化水墨的流动与渗化，大有青藤神韵。从艺近七十年来，龚继先的花鸟画艺术，面目众多，手法多样，气格清新。在他的追求中，花鸟画第一个追求的是“简”，第二个是“静”，第三个是“厚”。他喜欢在空白上讲究虚实，大虚大实，虚实相生，因此所体现出来的气息也是儒雅敦厚的。

而一个“厚”字，体现了龚继先艺术追求的深度与难度。在他看来，所谓画得墨厚，颜色厚，其实关键是用笔，而不是墨汁、颜色浓淡的问题。用笔要自然、厚实。“古人所谓‘用墨如油’，就是指笔墨的厚度，但它又是统一的，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，你就要自己去追求、实践。”

### 信息

#### “存在于世 & 多重景观”： 龙美术馆十周年特展

近日，“存在于世 & 多重景观”：龙美术馆十周年特展举办。两场特展对应“人物”“抽象”两个面向，总共展出260余件（组）作品，均为龙美术馆的收藏。“存在于世”由曾任伦敦白教堂美术馆馆长的伊沃娜·布拉兹维克策展，以四幕剧的方式梳理藏品，反映了现当代艺术发展中的重要艺术运动。“多重景观”由王薇策展，展出不同时期、不同国家、不同流派、不同形式的具有抽象性的艺术作品。